

列 宁

社会民主党
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第 一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社会民主党
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編譯局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目 录

序言	1
一 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6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10
三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18
四 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度	25
五 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32
六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險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36
七 “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53
八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59
九 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69
十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75
十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一个粗略的比较	87

十二	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 而缩小?	93
十三	結論。我們敢不敢胜利?	105
书后	再論解放派,再論新火星派	118
一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 会民主党內的“现实主义者”?	118
二	馬尔丁諾夫同志又来“加深”問題了	127
三	庸俗资产阶级的专政观和馬克思的专政观	138
注释		151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 中的两种策略¹

序 言

在革命时期，人們很难跟得上事变的发展，它为评价革命政党的策略口号提供异常丰富的新材料。这本小册子是在敖德薩事变^①发生前写成的。我們已經在“无产者报”²(第9号，“革命教导着人們”)^②上指出，这次事变甚至迫使那些編造出过程起义論并且不同意宣传临时革命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事实上轉到或开始轉到自己的論敌方面去了。革命无疑是那样迅速、那样彻底地教导着人們，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代看来是不可思議的。而特別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領導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

毫无疑义，革命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教給俄国的工人群众。革命会在事实上証明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和策略是正确的，它将揭示出各种社会階級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我国民主派的資产階級性质和农民的真正趋向；农民具有

① 指“波将金公爵”号鉄甲舰的起义。(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編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134頁。——編者注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性，但潛藏在它內部的，並不是“社會化”的思想，而是農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間的新的階級鬥爭。舊民粹派的舊幻想，例如在“社會革命黨”綱領草案中那樣清楚地顯示在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上、在我國“社會”的民主主義性質問題上、在農民起義完全勝利的意義問題上的那一切幻想，都將被革命的风暴无情地徹底吹散。革命將第一次給各個階級以真正的政治洗禮。這些階級將以一定的政治面貌在革命中出現，它們不僅會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綱領和策略口號中，而且會在群眾的公開的政治行動中顯示出自己。

革命將教會我們，將教會人民群眾，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現在對一個戰鬥着的政黨來說，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教會革命一些東西？我們能不能利用我們的社會民主主義學說的正確性，利用我們和無產階級這個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的聯系，來給革命刻上無產階級的標記，使革命達到真正徹底的勝利，不是口頭上的而是事實上的徹底勝利，麻痹民主派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半途性和叛賣性？

我們應當盡一切努力來爭取達到這個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需要我們對政治局面有正確的估計，需要我們有正確的策略口號；另一方面，又需要工人群眾用實際的戰鬥力量來支持這些口號。我們黨的一切組織和團體每天經常進行的全部工作，即宣傳、鼓動和

組織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我們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更要特別加紧进行。在这种时候，工人階級本能地要奋起进行公开的革命的发动，而我們就必须善于正确提出这种发动的任务，然后尽量广泛地使人們知道这些任务，了解这些任务。不要忘記，在我們和群众的联系問題上流行的悲观主义，现在特別經常地掩蔽着人們关于无产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观念。毫无疑义，我們在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方面还有許許多多工作要做，但是现在全部問題却在于这种教育工作和組織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工会和合法社团方面呢，还是放在武装起义，放在建立革命的軍隊和革命政府方面？两种工作都可以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当然，两种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在，在当前的革命中，全部問題都归結为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的工作重心将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前一方面呢，还是放在后一方面？

革命的結局将取决于工人階級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軟弱无力的資產階級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資產階級中的觉悟分子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解放”杂志³就贊扬阿基莫夫主义，即社会民主党內**现在**把工会和合法社团提到首要地位的“經濟主义”。因此，司徒卢威先生就欢迎（“解放”杂志第72期）新火星派中阿基莫夫主义的原則趋向。因此，

他就拚命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中所表现的那种可恨的革命狹隘性。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來說，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輕視原則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危险不过了。例如，“火星报”⁴第104号已在事实上轉到它在社会民主党內的論敌方面去了，但它同时又輕視走在实际生活前面的、为运动指出前进的（虽然也会遭到一些挫折，犯一些錯誤等等）道路的那些口号和策略決議的意义。恰恰相反，制定正确的策略決議，这对一个想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則来领导无产階級而不是仅仅勉勉强强地跟在事变后面跑的政党來說，是有巨大意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从党內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會議^①的決議，就最确切、最周到、最完全地表达了那些并非由个别著作家偶然說出、而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階級的負責代表正式通过的策略观点。我們的党比其余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綱領。我們的党就是在严格对待自己的策略決議方面，也应当給其他政党做出榜样，以表明我們完全不同于“解放社”民主派資产階級的机会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在伦敦举行）只有布尔什維克参加。“代表會議”（同时在日內瓦举行）只有孟什維克参加。在这本小冊子里往往把孟什維克称为“新火星派”，因为他們虽然繼續出版“火星报”，但他們以自己当时的同道者托洛茨基为代言人宣布过，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間橫着一條深淵。（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編者注）

主义立场，不同于只是在革命时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的綱領“草案”、才开始研究目前发生的革命是不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空談。

正因为如此，我們才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仔細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決議和代表會議的策略決議，判明哪些決議有离开馬克思主义原則的偏向，弄清楚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这本小册子就是专为这一工作而写的。同时，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原則和革命的教訓来检查我們的策略，这对那些不愿局限于口头的劝說，而真正想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将来的完全統一提供基础的人來說，也是必要的。

尼·列宁

1905年7月

一 一个迫切的政治問題

在当前革命时期的日程上，摆着一个召集全民立宪會議的問題。這個問題如何解決，意見是不一致的。現在可以看出三種政治趨向。沙皇政府承認有召集人民代表會議的必要，但是無論如何不願意讓這個代表會議成為全民的和立憲的會議。按報紙所載關於布里根委員會⁵工作的消息來看，沙皇政府似乎同意召集一個有嚴格的資格限制或嚴格的等級限制並在沒有鼓動自由的條件下選舉出來的諮議性會議。社會民主黨領導下的革命無產階級要求政權完全轉歸立憲會議，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不僅力爭普選權，不僅力爭完全的鼓動自由，並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而代之以臨時革命政府。最後，由所謂“立憲民主黨”⁶的領袖們表明其願望的自由資產階級，並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成立臨時政府的口號，不堅持切實保障選舉的完全自由和完全公平，使代表會議能成為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憲的會議。其實，作為“解放派”唯一重要的社會支柱的自由資產階級，是力求沙皇和革命人民達到尽可能和平的妥協，並且要這種妥協使它自己即資產階級獲得的政權最多，而使革命的人民即無產

階級和农民获得的政权最少。

这就是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就是和现代俄国三种主要社会力量相适应的三种主要政治趋向。至于“解放派”怎样用假民主的詞句来掩飾他們那种半途性的政策，直截了当地說，就是他們那种背叛革命、出卖革命的政策，我們已經在“无产者报”（第3、4、5号）^①上不止一次地談过了。現在我們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怎样估計目前的任务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會議”在最近分別通过的两个決議，便是进行这种工作的最好的材料。在这两个決議中，究竟是哪一個把目前的政治形势估計得更正确，哪一個把革命无产階級的策略規定得更正确，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問題，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愿意自觉地执行他所担負的宣传、鼓动和組織的責任，都应当十分細心地研究這個問題，而完全抛开那些和問題实质无关的考虑。

党的策略是指党的政治行为，或指党的政治活动的性质、方向和方法。党代表大会通过策略決議，就是要确切規定全党在新的任务方面或者是針對新的政治形势所应采取的政治行为。造成这种新形势的，是已經在俄国开始的革命，也就是絕大多数人民同沙皇政府的彻底、坚决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454—462頁和第479—492頁。——編者注

和公开的决裂。新問題就在于采用什么实际方法来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會議(至于在理論上,关于这个會議的問題,社会民主党早已在自己的党綱中先于其余一切政党而正式解决了)。既然人民已經和政府决裂,而群众又已經認識到必須建立新制度,那末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党,就必須考虑要用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将被推翻的旧政府。于是就发生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新問題**。为了給这个問題一个圓滿的回答,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党就应当闡明:第一、临时革命政府在当前发生的革命中,以及无产阶级的全部斗争中的**意义**;第二、自己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第三、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的明确的条件;第四、在这个政府没有社会民主党参加时**从下面**对这个政府施加压力的条件。只有把这一切問題闡明后,党在这方面的政治行为才会是有原則的、明确的和坚定的。

现在我們就来看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決議是怎样解决这些問題的。以下就是这个決議的全文: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決議

鉴于:

(1) 無論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 或者是为了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而斗争的利益, 都需要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 因而也就是需要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的管理形式;

(2) 在俄国只有經過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制，而成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保証竞选鼓动有充分的自由，并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記名投票的选举制来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宪會議；

(3) 这个民主革命在俄国现存的社会經濟制度下不会削弱而会加强資产阶级的統治；資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尽量夺取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

(一) 必須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們具体了解革命的最可能的进程，具体了解革命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将要求这个政府实现我們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所提出的当前的一切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

(二) 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預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們有利，我們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尝试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

(三) 这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因为社会民主党力求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說，它同一切資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調

和地敌对的；

（四）無論社会民主党是否有可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須在最广泛的无产階級群众中进行宣传，使他們懂得，社会民主党領導下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階級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必須經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決議 給了我們什么？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決議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个決議是完全和專門論述临时革命政府問題的。这就是說，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这个問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里說的只是临时革命政府，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因此，这里完全没有例如关于“夺取政权”的問題以及諸如此类的問題。代表大会把这个問題以及諸如此类的問題撇开不談，是不是做得对呢？无疑是对的，因为俄国的政治局势根本没有把这类問題提到日程上来。刚刚相反，现在全体人民提到日程上来的問題，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會議。党代表大会应当提出来解决的，并不是某个著作家适时地或不适时地涉及的問題，而是由于时局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而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的問題。

在现在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一般斗争中，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意义呢？代表大会的决议解释了这个問題，它一开头就指出，“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无论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来看，或是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都是必需的。而为了得到充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须用民主共和制度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正如我们的党纲早已认定的那样。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民主共和制的口号，这在逻辑上和原则上都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的民主战士，他们正是力求争得充分的自由；而且，这样强调在现在尤其适当，因为在我国，正好是在现在，君主派即所谓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正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出台活动。为了建立共和制，就绝对要有人民代表的会议，并且一定要是全民的（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的）和立宪的会议。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就肯定了的。可是，这个决议并不就止于此。为了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单是把代表会议叫作立宪会议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个会议拥有“立”出东西来的权力和力量。考虑到这一点，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就不以“立宪会议”这个形式上的口号为限，而补充了唯一能保证这个会议真正执行它的任务的种种物质条件。这样指出能使口头上的立宪会议变成事实上的立宪会议的种种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如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以立宪君主党为代表的自由资产

階級，故意歪曲全民立憲會議的口号，要把这个口号变成一句空話。

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說道：**只有**臨時革命政府，而且是作為勝利的人民起義的機關的臨時革命政府，才能保證競選鼓動有充分的自由並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會議。這個論點是不是正確呢？誰想駁倒這個論點，他就得肯定地說，沙皇政府可能不援助反動勢力，沙皇政府能在選舉時保持中立，沙皇政府能關心於民意的真正表現。這樣的斷語真是荒謬絕倫，誰也不會公開地替它們辯護，但正是我們的解放派在打着自由主義的旗號暗地里偷運這類東西。立憲會議必須有人來召集；選舉的自由和公平必須有人來保證；這個會議必須有人賦予它以全部力量和權力；只有作為起義機關的革命政府才能誠心誠意地願意這樣做，也只有它才有力量採取一切辦法來實現這一點。沙皇政府一定會反對這樣做。和沙皇妥協分贓而且完全不依靠人民起義的自由派政府，決不能誠心誠意地願意這樣做，而且即使它極其誠心誠意地願意這樣做，也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所提出來的口号，是唯一正確的和十分徹底的民主的口号。

可是，在估計臨時革命政府的意義時，如果忽略了民主革命的階級性質，那末這種估計就是不完整的和不正確的。所以決議就補充說，革命會加強資產階級的統治。這在現在的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下，是不可避免

的。而資產階級對於多少享有一些政治自由的無產階級的統治一加強起來，就必然會引起這兩個階級為爭奪政權而進行拚命的鬥爭，資產階級就一定會拚命“奪取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獲得的成果”。所以，無產階級走在所有的人前面並且領導所有的人為民主制而鬥爭時，一分鐘也不能忘記潛藏在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內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鐘也不能忘記新的鬥爭。

可見，臨時革命政府的意義，在我們所研究的這一部分決議中是估計得很全面的：無論是就它和爭自由、爭共和制的鬥爭的關係來說，就它和立憲會議的關係來說，或者是就它和為新的階級鬥爭掃清基地的民主革命的關係來說，都完全估計到了。

下一個問題是，無產階級對臨時革命政府的態度一般應當怎樣？代表大會的決議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首先就直接勸告全黨，說必須在工人階級中廣泛地進行宣傳，使他們確信有成立臨時革命政府的必要。工人階級應當認識到這種必要。“民主派”資產階級把推翻沙皇政府的問題掩蔽起來，而我們却應當把這問題提到第一位，並堅決主張必須成立臨時革命政府。此外，我們還應當給這個政府指出一個適合於當前歷史時期的客觀條件和無產階級民主派的任務的行動綱領。這個綱領就是我們黨的**全部**最低綱領，即當前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綱領。這些改革，一方面，在現存的社会經濟關係的基礎上完全可以